

方志所见宋代记文补遗*

刘向培

提 要：方志为一地史事之渊藪，其中所载宋代学记为研究宋代官学、书院等教育组织的重要文献，不过因其分散保存在不同方志中，使用起来十分不便。曾枣庄、刘琳主编的《全宋文》收录了宋代绝大部分的记文，对宋代研究颇有助益，然此浩大工程难免挂一漏万。如《长洲县学记》为迄今所见宋人俞掞唯一存世文章，徐鹿卿《罗必元故宅记》等记文对宋代书院、祠堂、家族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，《全宋文》皆失收，今据相关方志对此9篇文章进行补遗，以为宋代相关文献研究提供新的史料。

关键词：方志 宋代学记 全宋文 书院 补遗

方志为一地史料文献之集成者，其中所载宋代学记为研究宋代官学、书院等教育组织的重要文献。《全宋文》对其收集功莫大焉，已收录大部分，然文献汇集，难免挂一漏万。经考证，《长洲县学记》为迄今所见宋人俞掞唯一存世的文章，徐鹿卿《罗必元故宅记》、赵师奭《文溪书院记》、徐应云《梧桐书院记》、赵蕃《大愚叟吕寺丞祠堂记》、刘元高《重修净慈院刘凝之祠宇记》、余安行《石月书院诗序》、徐清叟《姚氏义塾记》、袁甫《初建书院告陆象山先生文》等序、记文对宋代书院、祠堂、家族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，《全宋文》皆失收。今据同治《南昌府志》等方志对此9篇文章进行补遗，以为宋代相关文献研究提供新的史料。

一 俞掞《长洲县学记》

俞掞字伯华，信州人，生卒年不详。《宋史》无传，据隆庆《临江府志》可知，俞掞于景定间知临江军，其间遭遇兵燹，公私物产一片狼藉，经过其极力营治，官廨、民舍终复于旧，终任湖南提点刑狱。^①《全宋文》未载其传、其文，现移引其咸淳二年（1266）四月所作《长洲县学记》全文如下：

古者比閭族党莫不有学，今环百里之地而为县，讵可缺与？按吴郡自唐置长洲县，距今三百余年，而学不建，岂簿书期会未遑议俎豆之事与？景定壬戌，诏县增主学，用丕儒教，宋君楚材实在此选，至之日，叹曰：官以主学名，居无庐，士无廩，师倚席不讲，惕然以惧。乡寓刘公震孙列其状于郡，即近县废寺为肄习之所，士不问远近，裹粮而来，旬有讲，月有试，考德问业于此。宋君又惧无以继，乃哀俸余与束脩之入请于郡，因寺建学，以惠悠久。太守陈公均亲来相度，指寺前一塔矗如文笔，曰：“殆天相与？”于是徙佛像于他所。宋君与诸生经之营之，由礼殿至学门，焕然一新，斋、舍、庖、湔具备。起于乙丑春，成于丙寅夏。民有争田不决，前守拨充养士，且上于朝，会召入。季公鏞来守是邦，悉令归之，而士有所养，宋君之志亦少舒究矣，属予记之，辞不敏，请益力。夫教亦多术矣，孟子吃紧

* 基金项目：本文为青岛农业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基金支持。

① 参见刘松等纂：隆庆《临江府志》卷11《名宦列传》，明隆庆刻本。

诲人处曰：“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”盖人之所以灵于万物者，以其有是心焉耳。是心虽依血气而生，而一点光明具众理、应万事，未有触之而不动，感之而不应。“孩提之童，莫不知爱其亲；及其长也，莫不知敬其兄。”是之谓本心，物交物引之而去，此心放矣。从耳之欲，而好淫哇；从目之欲，而悦纷华；从口之欲，而饫肥甘。鼻之于臭，四肢之于安佚，亦莫不然。若放而不求，流而忘反，放僻邪侈，无所不至，而一点光明未尝泯灭，反而求之心，在我矣。是故出入无时，莫知其乡，一息而游，尧舜之天；一息而沦，盗跖之渊。圣狂之分，求不求耳。然此心之放，亦岂俟于形者哉？有所忿懣，有所恐惧，有所好乐忧患而不得其正，皆谓之放。人能于日用之间，每事省察，“有不善，未尝不知，知之未尝复行”，颜何人哉，希之即是。呜呼！孟子之所谓求放心者，岂如释氏死灰槁木，付此心于无所用哉？自吾惻隐而推，谓之仁；自吾羞恶而推，谓之义；自吾辞让是非而推，礼与智无尽矣。举斯加彼，可以参天地赞化育，此君子所以大过人者，善推其所为而已矣。矧今撤缙庐而敞儒官，立师道而新士习，同堂合席，相与讲明，当何如哉？始而省察以存此心之全体，终而充广以达此心之大用，庶乎可以为士矣。是又宋君之所深望，故并书之。咸淳二年四月朔，朝请郎、权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、节制澈浦金山、常州、江阴水军、同提领镇江府转般仓、借绯广信俞掞记。

按：此文据清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补配清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吴郡文粹续集》卷5《学校》补。俞掞存世作品甚罕，诗歌仅见5篇，此《长洲县学记》为迄今所见俞掞唯一存留世的文章，弥足珍贵。以目前史料所见，宋代州学大约有271所，县学数量在571所以上，长洲县学为宋代官学之一，位于设学数量最高的两浙路。^①目前对官学的研究多着眼于数学统计和概述性研究，对官学的研究有赖于更丰富、具体的史料，《长洲县学记》载，“吴郡自唐置长洲县，距今三百余年，而学不建”，景定三年（1262）方建县学，这与上述两浙路教育发达状况有一定的差距。另外，此学记还完整展现长洲县学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，其价值有待进一步发掘。

二 徐鹿卿《罗必元故宅记》

《全宋文》收录徐鹿卿文共计118篇，其中记文共6篇，《罗必元故宅记》失收，全文如下：

魏亭东六十里曰杨桥，罗君亨父居之。良田数十亩，泉流灌注不竭，两山翼左右，窈然而深。君暇日经丘寻壑，顾而乐之。即两山之口，堰水为长川，夹川杂植花木，北为花岛，又北为书堂，前揖岚山，五峰隐隐出水上如笔架，环堂种竹万个，夹以二亭，曰驻春，曰专壑。稍折，结竹为龟亭，在蔽亏间，其西临池，亭曰知鱼。巨鳞数百，与人意狎，闻击栏楯^②，则骈首戢戢出就饵^③，若有期约者。半岭素梅环立，亭曰驾香。攀援而上，至岭巅高绝处，亭曰更好，秋凉澄霁，登亭北望，康庐诸峰隐见于微茫杳霭间，烟昏墨淡，莫可摹状。

罗氏族蕃以祿，独君素贫。方其披榛划翳，自出意匠，某所可亭，某所可檻，胸中有成

① 参见周思文：《宋代的州县学》，台北“国立编译馆”，1996年，第73页。

② 闻击栏楯之楯，同治《进贤县志》作“声”。

③ “则骈首戢戢出就饵”，同治《进贤县志》无“戢戢”二字。

屋矣。而力弗及于是，举族不谋同词，随所位置各出力以治其一，而西南北之亭榭毕具，惟东山居高面胜，其下疆理或他属。越十年，始一之，遂负山作精舍，而三峰带横，川人行镜中，隐几可见，旁辟海棠洞与花岛相映带，总而名之曰北谷。君芥视外物，自嘉定辛卯经始，距今五闰，在官之日少，居闲之日多。时时与亲友幅巾藜杖，手挈酒壶茗椀，徜徉其间，折芳弄流，命席就荫，或焚香兀坐，静观本心，消遣世虑，陶然不知日之既夕。其触景遇事一发于诗，清旷劲健，务入于理。岁在丁亥，予与君偕调官中都，执手论心，恨相得晚，既别，为鸡黍约，逾年践言，相与上下山光，攀翻草树。君奋髯傲兀，自歌所制四时词，二儿垂髫膝下，牵衣和之。别后，予赴七闽帅幕，再更春，而君实来领念昔游，恍如昨梦。君间语予曰：“士君子当出则思处，予非恶乎出也，出制于时，处由乎我。北谷者，所以必其在我也。既不能随波而俯仰，盍亦退处于人之所不争，独恨饥来驱我，欲遂放于宽闲而未能，方将痛自损节，增一室于东山之下而归老焉，子其为我记之。”予不敢辞。夫素行足以纠宗族，忘机足以信禽鱼，推而放之，时止时行，又何间乎庙廊之与江湖？噫嘻！佩玉琼琚，不利走趋，享父隐矣；天降时雨，山川出云，享父隐乎。君名必元，字曰亨父，第辛未进士，今为福州观察推官云。

按：此记文据清同治十二年刻本《南昌府志》卷7补，并以清同治十年刻本《进贤县志》卷22为参校本进行校勘。《进贤县志》载此文名曰《北谷记》，该记文乃徐鹿卿为罗必元宅第撰写。罗必元，字亨父，号北谷，隆兴进贤人，登宋景定四年（1263）进士第，仕至朝散大夫、知汀州府，特除直宝章阁。尝从真文忠公游，邃于性理之学，其论格物克己中庸及诸经讲义，简实精详。因性格刚直，为贾似道所疾，故累见罢黜。罗必元所居之地名北谷，因而学者称其为北谷先生、《北谷记》记述了罗必元故宅的坐落及优美环境，并载录其建造始末。正史传记一般不涉及传主的日常生活，欲了解宋人居庙堂之外的生活，常会苦于无史料可征，而此记文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材料，为我们窥视宋代士大夫闲居状态，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。

三 赵师奭《文溪书院记》

赵师奭，字国佐，生年不详。据周必大《文忠集》庆元四年（1198）五月记载，赵师奭才高一世，命途多舛，任职镇江时因谗言而废罢，官泰和知县因丁忧而归，得郡待对，没于逆旅，家会稽又遭焚。死后其子寄行状于周必大求作挽词，赵师奭卒年当在庆元四年左右。^①《全宋文》未录其人、其文，近偶见其《文溪书院记》，全文如下：

天地一气，散殊所遇，随其所受，浅深不同。长沙岳麓、南康白鹿，则其温厚之气施散磅礴，英华萃聚，与吾夫子杏坛洙泗心传之妙，特一间耳。千万年后，白下有曾先生居文溪，竹屋萧萧，短篱藪藪，未启门则野鹿嘯迎，村童折手曰：“有客来矣！”请先生却眼前之书，尽尊中之欢，今古治乱荣辱得丧，曾不足以动方寸，先生知之乎否也？饱诗书，说礼义，尽孝友于家，忠义于国，吾邦有人矣。若文忠欧阳公、忠简胡公，凛凛如生。然

^① 参见周必大：《文忠集》卷42《新光州守赵师奭字国佐才高一世仕京口以谗废宰太和以忧归，得郡待对，没于逆旅，家会稽又遭焚。识者闵之。今既葬矣，其子寄行状，求追挽。嗟嗟，不足情见乎辞》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6页。

后进恨不同时，固所得者，非亲传授。若夫文溪之上，群弟子执经施施然，随问意满，相后相先，名荐乡书者二十余士于高第。如善化倪二令上戊戌丙科，而春陵法曹严君亦相继焉。法曹之兄鄂，出今入古，周知四方利害，尝以边防之书、建储之颂扣帝阊，天恩俾径赴春官，皆先生诱掖之赐。长似之谨尉君以过庭绪余，妙年登雁塔，其季之信又愿而有文。先生游曲江幕府，邑子栖栖伥伥，若失所归，一日皆走告予曰：“先生还矣。”方瞳绿发山立，玉色曰：“世事只尔，吾兹挂神武冠老衡宇下，与朋友为久聚也。”已而果然。吁，此非用心刚，见道明，守道笃，与人忠能尔耶？师爽生恨晚，而蒙知最先，天之未丧斯文，其责非先生，夫谁与归？且夫大江之西，岂特白鹿；重湖之南，非止岳麓。夫亦惟以道德所重，犹白下之有文溪曾先生，后辈宗仰，心同志同，跃跃然不能自己，益信夫师门之所同，人不得而异，则即谓文溪为今日之洙泗，诎不然哉？先生讳有凭，字季永，世居文溪之上。

按：据清光绪四年（1878）刻本同治《泰和县志》卷8补。文溪书院在泰和县治西二里，里人曾季永藏修之所。绍兴间，季永授徒其中，赵师爽记，久废。^①《明一统志》卷56言“邑令赵师爽记”^②，可知此文为赵师爽知泰和县时所作。宋代文溪书院存世资料极少，仅于《泰和县志》中约略知其位置、创建者及创建时间，而此书院记的发现，为了解文溪书院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，且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其当时运营情况的认知。

四 徐应云《梧桐书院记》

徐应云，字平仲，栗塘人，生卒年不详。《宋史》无传，据同治《丰城县志》知，其嘉定年间通过乡荐被授官浏阳尉。^③至宝祐二年（1254）左右，其官职仍为迪功郎、潭州浏阳县尉、巡捉私茶盐矾私铸铜器兼催纲。^④由此可知其一生担任的主要即县尉此等低级官职。《全宋文》未收其人、其文，今将其《梧桐书院记》录文如下：

进城距新吴再舍有峰嵯峨而特秀者，梧桐山也。有溪环抱而映带者，冯水之流也。山水相会，意必有隐君子居其间。按《图志》，则知五季时有中庸、诚明二先生，姓罗氏，仁节、仁俭其名也。先生兄弟筑精舍于山之阳，以义理之学授其徒。李氏有江南国，相郡守，知其名，辟召，莫能致，独以徐铉为知己者。著书十四卷，号《宗孟集》。没世肥遁，士论高之。墓在龙泉之地。宋兴二百载，谢良斋摄邑，始揭其石于墓以示民。精舍旁有祠有碑，历兵火，废为墟，书亦遂无传焉。惟其裔蕃衍至今，有伯虎者，尊祖以善其族，因旧基筑书院，扁以梧峰，辟以奉之，所以私淑于后人者远矣。岁嘉熙庚子，与士友会文于虎，明年请余记，故叙载其本末，系之词，俾歌以祀先生。词曰：

栖碧梧兮朝阳，若有人兮霞裾。月裳冯水驶兮泱泱，若有人兮溯风而杭。蕙有馥兮兰芳，奠桂酒兮椒浆。企潜直兮心莫忘，凯云馭兮徜徉。惠我后人兮世其昌，山水无尽兮先生不亡。

① 参见林庭桐编：嘉靖《江西通志》卷24《书院》，明嘉靖刻本。

② 李贤、彭时编：《明一统志》卷56《书院》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③ 参见王家杰编：同治《丰城县志》卷11《人物志》，清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刻本。

④ 参见曾枣庄、刘琳主编：《全宋文》第350册，上海辞书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45页。

按：据清同治十年（1871）刻本同治《奉新县志》卷2补。^①此记文作于淳祐元年（1241），记述梧桐书院前身及创建历程。同治《奉新县志》只言南唐时罗中庸、诚明两先生曾在此讲学，而此书院创建者及创建时间并不载录。而由此记可知，中庸、诚明为兄弟，名罗仁节、仁俭，南唐时，梧桐书院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已存于世，至嘉熙年间，其后裔罗伯虎重建，并以“梧峰”为名，为宋代历史最为悠久的书院之一。

五 赵蕃《大愚叟吕寺丞祠堂记》

赵蕃，《全宋文》收其文6篇，无《大愚叟吕寺丞祠堂记》，现录如下：

嘉定庚辰至日，晨起有踵门者，得知高安县赵君彦潭书，以《大愚叟吕公祠堂记》为请。书言即官之初，行谒庙礼，见公之祠草创特甚，心实歉然，势有未暇，迨今垂满，始遂初愿。其经之营之，以至落成，与夫洒扫供给之备，既已镌矣，惟是公之一出一处，彦潭仰慕之，诚不可不记。执事尝从公游，又其子乔年兄弟交谊不薄，敢为请。

恭惟本朝，列圣以纳谏为家法。昔唐质肃公论灯笼锦事始谪春州别驾，继改英州别驾，未几监柳州税，遂复进用。公以庆元之书始谪韶州，中书改吉州，未几移筠州，与唐公之事若合符节，但公不及进用而卒，所以人犹切叹恨之。方权嬖之初弄，其所错任，每无遗力，顾不知抑之乃所以扬之，毁之乃所以誉之。虽山川亦藉以增重，故公号曰“大愚叟”，晦翁先生表其墓曰大愚叟。抑公初至筠时，泊于大愚山之真如寺，遂易簪于其所。今之祠曰大愚山大愚叟吕公之祠，则此山更藉以不朽，向之毁之者岂不为谬哉？

按，此文据清同治十年刻本同治《高安县志》卷22补。为赵蕃于嘉定十三年（1220）应赵彦潭之请，为吕祖俭祠堂所作的记文。吕祖俭，字子约，金华人，生年不详，从兄吕祖谦学。庆元初，因上封事反对斥逐李祥等而忤韩侂胄，贬谪岭外，后改吉州，遇赦而移高安。庆元二年（1196）卒。吕祖俭被贬事，此记与《宋史·吕祖俭传》所载一致，可相互印证。另外，记文将吕祖俭与北宋著名谏臣唐介相提并论^②，反映吕祖俭逝后，宋人对其人其事看法，可为庆元嘉定间的史实、人物研究提供参考。

六 刘元高《重修净慈院刘凝之祠宇记》

刘元高字仲山，刘应龙长子，生卒年不详。生有异质，一目十行，年长后与姚勉、胡仲云论天下事，慷慨激烈，时人号为高安三俊。刘元高登淳祐间进士第，初授郴县主簿，断事如破竹。咸淳间，以李伯玉荐，除知宁州，未几，更为侯官知县，经洪天锡推荐为御史，卒。著有《汉吏意抄书》《续抄贵华录》《三刘家集》《山居稿》。^③《宋史·刘应龙传》附有刘元高简传，《全宋文》未录其文，兹录如下：

钩山，西涧先生之故里也，尝去而隐于庐山矣，然钩山之人夸咏流风遗事，曰“吾乡先生也”。山之西净慈院得旧游绝句四焉，他所无也。嘉定初，邑令范公始祠于院之东虎，

① 参见吕懋先等纂：同治《奉新县志》卷2《书院》，清同治十年刻本。

② 参见《宋史》卷316《唐介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标点本，第10327页。

③ 参见林庭棣纂：嘉靖《江西通志》卷31，明嘉靖刻本。

松垣先生幸公记之。景定兵难，祠废，久弗葺。元高曰：“嘻！乐，乐其所生，先生歿犹存也，是可缓耶？”亟以属妙瑜、正贤，皆悚然曰诺。上咸淳纪元之明岁，瑜、贤克协众力，起三门之颓毁者，新栋宇之腐折者，遂辟西楹，中飭肖像，秘丞位左，检讨居右，一门三世，炳乎相辉，咸曰：休哉！不可无述。元高曰：先生少负高志，方居钩山时，架高堂橙塘之上扁曰读书，固已超越流俗矣。为颖上令，一不合即弃去，其与不肯束带见督邮者何异？然渊明耻屈身于异代，而先生所值则昭陵极治之时也，可仕而弗仕，可不谓高哉？迨熙宁以后，名德益盛，坐文潜于酒边，拜鲁直于床下，而面折介甫，肩随温公，固属之克家子矣。孔子曰：“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。”孟子曰：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其斯之谓与？二百年间，故老传诵，童蒙习闻，往往知名节为可尚，势利为外诱，耻苟合以干进者，实先生教之也。元高曩岁舣舟星湾，访隐庐于南康之圃，赋诗曰：“敢把钩山换此山，长松数亩屋三间。绿阴细雨重门锁，犹恐骑牛去未还。”每诵之，辄怅然不自释。今祠成可书已，因取家藏先生及钱夫人遗像匣授院僧，世宝之。噫！群峰前横，一溪南注，草木之森蔚，径路之威夷，人物之往来，禽鸟之飞鸣，计当年赋咏时，犹今日也，可以慨然而兴矣。

按：据清同治十年刻本同治《高安县志》卷22补。刘凝之即刘涣，作者刘元高为其裔孙，故尊其“西涧先生”。刘涣为筠州人，天圣八年（1030）进士，任颖上令，以太子中允致仕。“秘丞位左，检讨居右”，秘丞指刘涣之子刘恕，字道原，举进士，入高等，授钜鹿主簿，曾与司马光同修《资治通鉴》，后任秘书丞。检讨指刘恕之子刘羲仲，字壮舆，以恕修书之功，官任郊社斋郎，后以宣教郎为国史检讨。刘元高所编《三刘家集》，即刘涣、刘恕、刘羲仲三代之文。

嘉定三年（1210）七月，幸元龙曾为刘涣祠撰《净慈寺屯田刘公凝之祠堂记》，刘元高此记乃刘涣祠堂重修后的咸淳年间所写。

七 余安行《石月书院诗序》

《全宋文》收余安行文11篇，无《石月书院诗序》，现录如下：

石月山，弋阳余安行所居之山也。山有石如月，是以名山。之前有庐，吾庐也。山之址有坟，吾曾祖、若祖坟也。庐与坟相去甚远，吾子应球于其母宜人吴氏坟隅建小堂，备展谒，因其山名之。是堂也，林木萧森，幽泉清泠，下浸三池，共植菱藕，风雨晦明，烟云合散，根茎与华实代谢，禽鱼之飞泳相将，往来四时，变态无穷。予每与应球若诸孙咏游其中，诵古人书，得古人心，信有可乐者。若乃天宇澄清，晴云四空，筇杖幅巾游于诸坟。木繁枝孳者，躬翦之；本埴不固者，培毓之；恶卉秽道者，芟除之。前峰后峦，左怀右抱，游目环视，又以益吾乐焉。吾生斯时，既寿而康，高卧山谷，匪佃匪渔，所居旷僻，耳目无金鼓旌旗之警，庶得为散人也，不亦幸乎？应球以予年甚高，忘诸世味卓潭，拜扫之暇，又喜来此。请予以石月老人自号，盖其爱亲之心笃，欲增吾寿，又欲吾他年之名与是山等也。因成律诗四韵，刊诸坚珉，以示来裔。

按：据清同治十年刻本同治《弋阳县志》卷12补。石月书院，同治《弋阳县志》曰：“在石月山，宋余安行庐墓之所。”即余安行为亲人守孝之时所创建之书院，数十年后的乾道年间，

朱熹创建寒泉精舍，与余安行的石月书院颇为相类，均为庐墓治学之所。今能查到其诗有《石月书院》一首：“天女初融碧玉团，偶遗圆璞在林端。阴阳凝结规模旧，蟾魄依投气象寒。夜借余辉来小户，日含素彩隐层峦。松杉肆挂高崖末，白发愚翁信宿盘。”^①由此序看，石月书院已成余安行教育子孙的家塾，对其子孙的教育着重要意文，其子余应求后登崇宁五年（1106）进士科，为御史，迎养安行至九十六乃终。^②

八 徐清叟《姚氏义塾记》

《全宋文》收录徐清叟文8篇，无《姚氏义塾记》，现录如下：

自爱翁筑书塾一区于所居之傍，延聘儒硕，以陶淑四方俊义。负怪石，倚乔林，天光互照，真绝境也。详塾之制，建圣殿于中，素王之像俨然垂衣。后曰自爱，又其后曰书室，栖贤列其左，迎宾居其右，如舒而翼，如拱而立，名扁秩然，北位署之正者也。堂之前翼以数楹，乃会膳之所；堂之后各数十楹，乃肄业栖自之地。义井可汲也，灵源可濯也。环以门墙，罗以花木。兴俯跪起之容，吾伊弦歌之韵，激拂于耳目，第觉春风溢于官墙，而物为之丕变，初不悟其为何地也。夫塾所以寓教也，教所以为道也。苟于是有见，奚啻珍羞？翁独见而独爱之，独爱之而不能口之，又岂忠恕之道？翁之是举，果能俾斯士成，厥德造，以广是心，若修撰叶公非明验欤？余恒憾弗获早登翁塾，徒抱弃德之惭，姑述以为吾道渊源贺。叶公相传为宁海名应鼎者，幼在景崇义塾中。若景崇，所谓富而好义者非与？

按：据清同治九年（1870）刻本同治《嵊县志》卷6补。姚氏义塾为宋朝姚景崇于开庆元年（1259）所建。姚景崇字唐英，号自爱翁，晋溪人。此记记姚氏义塾的建制，从中可了解其建筑构成、布局、规模，以及义塾的环境，可为古代教育研究提供一个侧面。

另外，《全宋文》卷7443据《蒙斋集》卷17、《象山先生年谱》、《宋元学案补遗》卷74、乾隆《贵溪县志》卷31收袁甫《初建书院告陆象山先生文》，然此文最后告词部分，以上文献均未收，现据清同治十年刻本同治《贵溪县志》卷9补后文字：

谨为告词曰：先生之学，得诸孟子。我之本心，光明如此。未识本心，如云翳日。既识本心，原无一物。先生立言，本末无弊。不堕一偏，万物皆备。书院肇建，躬致一奠。可见可闻，非闻非见。

以上9篇序、记文主要据各地方志予以补遗，期待能对宋代记文的相关研究有所增益。

（作者单位：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）

本文责编：程方勇

① 俞致中纂：同治《弋阳县志》卷13，清同治十年刻本。

② 参见陈振孙：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18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534页。